

◆人物剪影

清明忆母亲

范容

对母亲,我一直是心怀愧疚的。母亲早早逝去,以致于我不能面对面地对她说抱歉。

母亲对儿女的最大期盼是品学兼优,学有所成。哥哥随她心意,妥妥学霸一个。而我,一直懵懂懂,未能开窍,又个性固执,母亲希望我读的书我读不进,母亲不准我看的书,我千方百计找来,并读得津津有味。我读书成绩不好,母亲万般无奈,只能让我读技校。那时家里家外都说我是叛逆,我自己也这样认为。做了母亲以后,这一二十年下来,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,也许那时的我并不只是叛逆,很可能是不适应那种教育模式。在离开学校后的每一天,尽管那个天天盯着我读书学习的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我却从未有一天离开过书籍,从未忘记从生活中吸取养分。

母亲生前工作尽职尽责,在家是全能主妇一枚,各种手工做得,更

能做一手好饭菜,吃过的人都说好。哪怕已经过去三十多年,我与兄长仍不时回味那一桌桌一盘盘妈妈味道的家常菜。

那时,母亲在阳台上养鸡,基本闻不到异味。鸡养得壮实,且很能下蛋。有一段时间母鸡每天都生蛋,偶有双黄蛋。母亲还在阳台种花,并没有名贵花卉,只是花的品种多,名字最好听的是令箭荷花。那些年,我家阳台上的花此谢彼开,四季不歇。有时,我们会把待开花的那一盆端进屋来放置桌上,守至夜深,花却未开……我不知道母亲掌握了什么诀窍,反正鸡们花们到了我家,必然“生机勃勃”。母亲去后,鸡们告别我家阳台,花们渐渐谢去,阳台上的生机日渐消失。

母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慈母,每每我们兄妹犯错,迎来的必是“男女混合双打”,父亲喊打,母亲必然喊“杀”。记得我的儿子幼时,一次犯

错,我忍了又忍,还是打了他。父亲气愤无比地骂我:“我以前是这样教你的吗?”我笑不可抑,说:“爸,我只动手好吧!您那时用的可是‘凶器’。您下手可重多了,一个耳光,能把我哥扇到门上贴起,脸上四个手指头印!”爸瞪眼半天,不再言语。

母亲一直都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老人,直到病逝。母亲去后,我并没有每年都去给母亲扫墓,但每一年的清明,我都心怀惦念,反省自身。我很努力地生活着,尽可能与人为善,自力更生。让自己过好每一天,就是对母亲最大的回报,最真诚的怀念吧。纪念无需仪式,思念无需刻意,正如苏子所说“不思量,自难忘”!

无数年就这么过去,一次次回望中,老时光在朦胧,旧日子已模糊。阴阳两隔远,余悲日渐消。也许在来年,我亦能在此烟雨桃花季、扫墓哀思余,踏青赏春。

(范容,任职于邵阳市中医医院)

我的父亲

袁智云

父亲过世已一年半了。这一年半里,我把悲痛和思念深藏心中,眼睛经常浮现出父亲那张慈祥的笑脸。思念到极致时,会梦见父亲。父亲在梦中也是一口笑,向我招招手,说:“别担心,老爸一切都很好。”醒来后,我心里很温暖。父亲的音容笑貌,父亲的坚强、善良、乐观等精神,是那天空中最美的星星,照亮我一路前行,陪伴我一路前行!父亲的一生,命运坎坷,磨难多多,但他都咬着牙挺了过来。我的父亲,他是一个真男子!

1957年农历五月,父亲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。一生下来,就被过继给他的叔父。叔父常年在外,很少顾家,父亲与曾氏奶奶相依为命。父亲天资聪慧,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高中,但后来还是无奈回家务了农。即便如此,父亲从不抱怨,刻苦钻研,勤学手艺,成了人人都夸赞的篾工师傅。他做的凉床、凉椅、凉凳,好看耐用,方圆几十公里的乡亲,无不称赞。快五十岁时,他通过自学钻研,还学会了做竹沙发。第一件竹沙发成品一做成,就得到了老板的“啧啧”称赞,额外给加了工钱。后来随孩子进城,他闲不住,做过园艺工、保安、保洁员,无论干哪种工作,父

亲都是认真负责,一丝不苟,任劳任怨。他宁愿自己吃亏,也绝不亏待别人。在家里,他是我们的好榜样、好父亲;在单位里,他是一个好同事、好员工;在院子里,他是一个好大哥、好邻居。

父亲的一生,与病痛苦难相伴。22岁时,贫寒的父亲幸运地遇到了我的母亲。母亲是个温柔善良、聪明能干的好女人,给父亲带去了诸多爱和温暖。

1993年,大队上搞建设,运石头修农田水渠。有一天,开拖拉机的师傅有事,从没学过车的父亲情急之下帮他开车。车子和他开了个玩笑,把他挂在马路边的石坎上。好在石坎上有棵大树,救了父亲一命。父亲右脚踝骨全断……父亲在医院经历了个把月的剧痛,痛得严重时,脸都变了形,汗如洗澡,但父亲硬是没喊一声。母亲心痛不已,偷偷流泪。有亲朋好友来医院里看父亲时,父亲都是一脸笑,还安慰他人这点痛算什么。

1998年8月,父亲因长期超强度做事而患坐骨神经痛瘫痪在床。当年,大姐已读大学一年,我刚好初中毕业,考上了怀化卫校的英语护理专业。母亲四处求情借钱,把家里

吃的大米卖得差不多,鸡蛋也卖了,一共筹到四千多元。父亲在床上动弹不得,但不愿用这笔钱去治病,他要母亲送我去学校读书。我和母亲坐班车到学校,但我哪里还有心读书。父亲只有一个,错过了治疗时机,会瘫痪一辈子,而大学以后我还可以再上。于是,我骗老爸,我不喜欢上卫校,毅然南下打工去了。无论多么困难,多么危急,母亲总能镇定自若,不因慌乱而出错。母亲四处帮父亲找好医生,一次又一次,从不言弃。几个月后,父亲又顽强地站了起来,康复得很好。

2021年,父亲年近古稀,不幸患上肝癌,继而各个器官衰竭。我们兄弟姐妹有出息了,带父亲到处求医。父亲也积极配合治疗,吃不下饭,也要吃药。由于是肝癌末期,终于无计可施。这种情况下,父亲依旧每天五点多钟就起床散步,步伐蹒跚。后来的一天,父亲低声对母亲说:“不行了,真的走不动了。”那天我们就送父亲回老家。因为病重又加之长途颠簸,当晚父亲疼痛到呻吟,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大声呻吟。第二天亲朋好友来看望,他强撑着起床,微笑着打招呼。一天下午,父亲打点滴时,平静地闭上了眼睛,永远地离开了。

我们悲痛不已,还来不及说再见,父亲就再也不见了。

(袁智云,任职于邵阳县长乐乡中学)

关心下一代
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我与孩子共成长

刘义志

我一直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,用新思想武装头脑,用真知灼见教诲学生,用人文素养熏陶学生,用生动活泼的文笔感染学生。

2022年11月初,我收到《做人与处世》杂志寄来的样刊。我辅导的学生杨晞在该刊发表了青春励志美文《马蹄莲的花期》。作为指导老师,和学生一起署名,我很荣幸。这比我个人以前单独在《做人与处世》杂志发表文章更开心、更有意义,因为这是我们师生共同成长、共同进步的一个见证。

农村中小学有很多留守儿童,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,其家庭教育令人担忧。每个学期,我都要利用课余时间,经常找他们促膝谈心。为此,我还做了一系列的专门研究,写了一些理论文章在报刊发表。

我教生物,又教学生作文,还是学校楚材文学社负责人兼校刊《楚材文学》责任编辑。教生物,我打通文理界限,将诗词引入生物教学,建构生物学与文学的桥梁。我的课堂知识很宽,似乎有一点不务正业,但学生偏偏很买账。于是,我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老顽童。我很开心,因为我的课堂上不时传来会意的笑声。课后,我与孩子们谈感想,更是其乐融融。教学生作文,我喜欢联系生活实际,并且和学生同台同题写作。我们的“师生擂台赛”,特别轻松愉快。在和学生一起写作与品鉴的过程中,我享受着与孩子们共同成长的愉悦和满足。教育的真与美,魅力非凡。

每学期我都会不定期地带领楚材文学社的会员们,去郊外开展文学采风。利用休息日,带领优秀

会员参加社会公益活动,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。他们交上来的每一篇作文,我都会利用休息时间精心批改,并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与他们面对面交流。我经常分年级给学生举办文学讲座,举办写作大赛,利用节假日编辑出版《楚材文学》。同时,指导并推荐会员向报刊杂志投稿和参加各级大赛。如我辅导的学生杨晞参加第十八届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“少年向上,真善美伴我行”主题活动,荣获国家级一等奖,指导刘书琴、李永平、戴志宣等同学在《创新作文》《初中生》《邵阳晚报》等报刊杂志发表多篇作品。

印象最深的是刘书琴。她在《创新作文》杂志发表了一篇《一个不该得满分的人》。50元稿费汇款单下来时,她已初中毕业到高中就读。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联系上她,然后我转了三趟公交车,终于把汇款单交到刘书琴手中。我鼓舞她:“刘书琴同学,不错,再接再厉,将来必定大有作为!”看到她开心的样子,我觉得无比自豪,无比幸福!

我一贯对传统文化推崇有加,我自己写了大量诗词楹联歌颂新时代。为此,我坚持诗词楹联进校园的教育理念,每年都要在楚材文学社举办诗词楹联讲座。

正人先正己,为师先为人。学为师之骨,德为师之魂。我坚持终身学习理念,紧跟新时代,学习新思想,时刻保持清醒,力求时刻充实自己的“一桶水”。时代在发展,始终不变的是,我对教育梦想的坚持与守望。

(刘义志,任职于大祥区板桥乡渡头桥中学)

◆旅人手记

春游松雅湖

申云贵

春天的松雅湖,处处是风景。我随着邵东市散文学会采风团来到松雅湖时,正是草长莺飞的三月。太阳像害羞的新娘,躲在灰白色的云后面,偶尔偷偷露一下灿烂的笑脸。风轻轻柔柔,毫不吝啬地分摊给每一个游客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湖辽阔的春水,像一面泛着灰白色光芒的巨大镜子,和远处的天空连成一片;而淡墨似的堤影和高楼,就成了天和水的分界线。水面上浮着淡淡的雾气,一群群水鸭在悠闲游荡。湖心小岛上,参差的楼影、树影若隐若现,宛如仙境。一条游船箭一般驶出码头,船后腾起串串白色波浪,像一朵朵兴奋的棉花。

松雅湖约有4200亩水面,环湖一圈的路程约有15公里。这么远的距离,步行需要两个多小时,最好的选择就是骑单车,又能赏景又节省时间。我租了一辆单车,开始绕湖“踏”青。

虽然刚进入三月,可松雅湖周边的湿地已经春色撩人:小草如茵,铺满了每一个角落;新抽出的柳丝,随风飘荡;成片的梅花,红艳艳地笑着……我每骑一段路就要下车看一下,生怕错过一处风景。可松雅湖风景是人工造景和自然风光的完美组合,几步之外,风景就不相同,友谊林、关羽广场、游乐园、长廊、曲径……一处接一处风景,让人目不暇接。赏景,人是有贪心的,总觉得前面的风景好,总想寻找最好的风景。我是凡人,亦不能脱俗。

环湖公路上游人如织,有步行的,有骑单车的,有乘坐旅游观光车的。其中有一辆电动三轮车特别刺眼,开车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

人,穿一件橘黄色衣服,戴一顶带耳朵的帽子,脸孔乌黑,像刚从煤窑里爬出来似的。他开着电动三轮车,和我一样,走走停停。只不过,我停下,是看风景,他停下,是捡垃圾。

“踏”了大半圈,前面是一弯月牙形的沙滩。沙滩上游客密密麻麻,三个一群,五个一堆,有坐的,有躺的,有嬉闹的,有唱歌的。沙滩一角,三个小孩玩得正欢,一个在“建房子”,一个在“造火箭”,还有一个堆了一只乌龟,背上有花纹,脖子向旁边斜着,看起来栩栩如生,很可爱。

“踏”过两三里路长的沙滩,又转了一个弯,指示牌上有一行字:湿地公园。眼前的景色又变了,只见一排排披着绿纱的棕树站立在湖边,像一排排张开手臂迎接游客的女子。绿色的草坪一望无际,一对情侣牵着他们的“雄鹰”在尽情奔跑,欢快的笑声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看。湖水就在脚下,碧蓝、透明,星星点点的波光向远处扩展,延伸,慢慢铺展成荡动的绸缎。最终,朦胧成一片白茫茫的光影。

不远处,那辆收垃圾的三轮车又开来了。忽然想起,一路游览过来,马路上、草坪里、林间,不见一张废纸,甚至连烟头也不见一个。原来,松雅湖的美丽里,有无数劳动者挥洒的汗水。

这时,收垃圾的三轮车停了下来。穿着橘黄色衣服的男人下车,走到湖边,用铁钳捡拾浮在水边的一小段枯枝。橘黄色的身影倒映在湖水中,像一面旗帜在水中荡漾,好美!

我不打算去前面的湿地公园了,因为,我已看到最好的风景。

(申云贵,邵东市作协会员)



春色摇曳

曾德辉 摄